

尹家民黄埔·红墙系列

# 陈赓

## 传奇大将

尹家民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尹家民黄埔·红墙系列

# 传奇大将

# 陈赓

尹家民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奇大将陈赓/尹家民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154-0397-7

I. ①传… II. ①尹… III. ①陈赓(1903~1961)—传记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0353 号

出版人 周一  
选题策划 龙 萧  
责任编辑 姜楷杰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古洞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mailto: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66572180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印张 2 插页 27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 第一章 从陈家大屋走出的名人 / 001

- 一切都从 14 岁离家出走开始 / 001
- 传奇的爷爷和侠女继祖母 / 004
- 陈家牧童后来也当上八路军旅长 / 008
- 妹夫竟是后来的大将谭政 / 010
- 在湘军中认识了彭德怀 / 015
- 结识毛泽东 / 020
- 求爱信贴上墙 / 025

## 第二章 在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 / 030

- 带领百余人报考军校 / 030
- 周恩来派陈赓过江 / 032
- 危难中救了蒋介石一命 / 035
- 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 039
- 和周恩来“互相帮助” / 044
- 参加南昌起义 / 048
- 初遇傅连璋 / 052

## 第三章 上海滩秘事 / 057

- 中统特派员成了眼线 / 057
- 处决叛徒何家兴 / 061

- 一场“绑架”戏救了张云逸 / 067
- 营救彭湃失败 / 069
- 白鑫被打死在弄堂里 / 071
- 顾顺章叛变了 / 075
- 给鲁迅讲故事 / 077
- 被捕 / 082
- 与蒋介石辩论 / 084
- 蒋介石放松了对陈赓的看管 / 088

## 第四章 历经险境 / 093

- 被黄埔教官钱大钧盯住 / 093
- 偶遇特务老同学 / 095
- 毛泽东：“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 098
- 夺取金沙江 / 101
- 夹金山上张国焘的追问 / 105
- 救了周恩来 / 110
- 朱德帮忙 / 113
- 周恩来小纸条中的暗语 / 117

## 第五章 抗战显身手 / 120

- 王根英倒在3月8日 / 120
- 给彭德怀当“红娘” / 127
- “巧遇”傅涯 / 129
- 一下把作战股长周希汉推举成旅参谋长 / 132
- “不要搞匹夫之勇” / 137
- 彭德怀说要陈赓的“脑袋” / 139
- 冒险扮敌过村 / 144

## 第六章 和平与战争 / 151

- 停战协定零时生效 / 151

美方代表服软了 / 154  
陈赓突然掏出照相机对准日本兵 / 162  
“不许杀俘虏兵” / 164

## 第七章 胜者与败者 / 170

侦听到敌首通话 / 170  
夺到“蒋先生” / 174  
被俘旅长喊黄埔“老大哥” / 177  
中街战斗失利了 / 180  
打不打？陈赓在犹豫 / 185

## 第八章 破釜沉舟 豫西牵“牛” / 191

毛泽东讲“破釜沉舟”的故事 / 191  
河水猛涨，心绪不宁 / 194  
骑“龙”过黄河 / 197  
伏牛山战前争论不休 / 199  
“牵牛”并不轻松 / 203

## 第九章 淮海战役 / 209

陈赓：“打不好，你拿掉我的乌纱帽！” / 209  
围攻黄维兵团 / 212  
要求推迟总攻时间 / 216  
给敌首立个碑 / 221

## 第十章 冲突发生在南线 / 226

四到南昌，百感交集 / 226  
林彪的“超越指挥” / 229  
等候毛泽东的裁决 / 236

## 第十一章 援越抗法 / 243

胡志明点将 / 243

胡志明眼中的陈赓是“美人” / 245

被陈赓称之为“败仗”的胜仗 / 249

陈赓：“如果这样的仗还不打，我就卷起铺盖走了！” / 251

## 第十二章 赴朝逸事 / 256

被高岗拉去跳舞 / 256

“特科老手”没有摆脱“盯梢”处长 / 258

陈赓一句“该吃饭了”替大伙解了围 / 261

陈赓：“后勤部长贪污一车黄金你信吗？” / 265

“地下长城”带给上甘岭的奇迹 / 270

推举志愿军谈判代表 / 273

## 第十三章 情动哈军工 / 277

把毛泽东吵醒了 / 277

“通不通，三分钟！” / 281

第一个告诉钱学森要他搞导弹的人 / 283

## 第十四章 不长的人生 永久的传奇 / 291

标准的慈父 / 291

小儿子救了陈赓 / 292

傅涯觉得他有时像长辈，有时又像小孩 / 294

到上海休养 / 298

最后的日子 / 300

## 后记 / 307

# 第一章 从陈家大屋走出的名人

## 一切都从 14 岁离家出走开始

湖南湘乡位于涟水（湘江的支流）河畔，湖南最早的书院就建立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湘乡城北 15 里，有一个叫二都柳树铺的小镇（现为湘乡市龙洞乡羊吉安），是一个有山有水的丘陵地带。东西两面，群山迤迳，宛如两条奔腾的巨龙，驰骋在天地之间，跳跃飞腾。群山之中，有一块数十平方公里的低凹谷地，一条小溪往南穿流其间。此条小溪乃是由山中的一眼名为龙泉的山泉流出。乡人们在此泉水溪上建了一个水坝，名为泉坝。泉坝东端小山脚下的柳树铺，就是大将陈赓的家乡。

陈赓家位于村庄的东头，是一组前三排、后三排的两进式院落。陈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陈赓的祖父陈益怀更是鼎鼎大名。

其实陈益怀幼时家境贫寒，生计无着，从十几岁就到地主舅舅家里做长工，放牛种地，什么都干。他喜爱武术，自幼坚持练功。陈益怀力气很大，饭量也特别大，到舅舅家当长工后，白天下田劳动，晚间习武练功。舅舅见他本来就吃得多，再加上弄枪舞棒，气不打一处来，有时骂他骂到半夜。陈益怀一气之下从舅舅家出走，带着一身武艺投入湘军。开始当火头军，以后转为作战的士兵。因常年练武，陈益怀臂力过人，站在三张叠起的桌子上面，能用牙齿叼起四只叠在一起装满了水的木桶离地。陈益怀有一套旋风刀法，舞起来如同旋风，水泼不进。靠着这套刀法，陈益怀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从行伍逐步递升，退伍时诰授补用副将从二品。



功成名就的陈益怀开始置办起家业来，他回乡购置了 240 亩好田地，又建造了这栋两进六间的陈家宅院。

因为忙于征战，陈益怀很晚才结婚，年届 30 才娶了同村的一位 18 岁的刘姓姑娘。第一年就生下了陈赓的父亲陈绍纯。1895 年，陈刘氏生下自己的二儿子陈碧纯后不久即病逝。由于母亲去世太早，而父亲又常年在外忙于军务，陈赓的父亲陈绍纯刚满 12 岁便结了婚，娶了同村女子彭学娴，承担起操持家务的重任。陈绍纯秉承了父亲陈益怀正直、豪爽、乐善好施的性格，对贫苦乡邻常常接济，是当地有名的大善人。

1903 年 2 月 27 日，陈家得了个儿子，乳名福哥，学名庶康，他就是日后的陈赓。

十几年之后，陈赓长大成人。这年岁末年关，小镇热闹起来，陈家儿子娶亲的消息不胫而走。一大早，陈家屋场就打扫一清，喜庆的对联和喜字贴在门窗上，红光耀眼。两只大灯笼在微风里摇晃，一挂挂鞭炮从树梢垂到地上。请帖已派人送出去，母亲彭学娴又挨家挨户告诉了一遍。陈家还特为拿出几斗米，周济逃荒的饥民。

婚礼就要开始，却不见新郎的人影。父亲陈绍纯急忙朝横堂屋里尖着嗓子喊：“庶康！庶康！”早晨，他看见庶康在爷爷房里。

新娘被母亲扶到正房就座。母亲不住打量着新媳妇粉白的脸，瞅瞅她不大的脚，并焦急地伸长脖子朝院里张望。

等待着看热闹的青年们不停地问：“大叔，新郎怎么还不露面？”

父亲支支吾吾地应付着，在厨房里悄悄对过来帮忙的弟弟陈碧纯说：“他可能拧着性子又上学去了，你快上学堂把他找回来！”

晚霞的残晖从敞开的门口墙头照进来。凑热闹的人们看看再等也无甚兴趣，便纷纷告辞了。父亲脸上火烧火燎，喉头阵阵发紧，几次想发作，都咽了下去。

陈碧纯一头大汗地从学堂跑回来，还没站稳，就叫起来：“糟了，庶康跑啦！”

父亲惊讶地“啊”了一声，眼珠都鼓了出来：“他跑哪儿去啦？”

“我问过他们先生，他跟先生说 he 走了，再也不回家了！”

脸涨红的父亲头向后一仰，险些跌倒。他双颊抽搐着，想喊，喊不出；想说，没有话。他的手顺着门框滑落，无力地搭在身边。忽然，他一把扯下门框上的灯笼，摔在地上，拿脚踩得稀烂……

这时，母亲慌慌张张地来找父亲。告诉他老头子像是回光返照，脸上红润润的，要挣扎着起来。父亲急忙转身回屋。

男人们进来的时候，庶康的爷爷像刚洗完澡似的满面红光，连额上的皱纹都绽平了。这样一来，父亲和爷爷彼此就更像了。

“庶康呢？”

爷爷问完就躺在那儿用心地听着。他的眼睛没有只看一个人，而是泛泛地看着，好不放过任何一个会回答他的人。

母亲把脸埋在掌心里哭了。

父亲掩饰地说：“他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爹，你精神好多了，歇着吧。”

“他是不是跑啦？”

爷爷又喊了一声。声音很响，似乎把身上剩下的所有力气都放在这喊声上了。

父亲和母亲顿时一震，不知老爷子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看来，瞒是瞒不过了。父亲抄起帽子，胡乱地卷起烟荷包，边朝外走边发狠地说：“爹，你放心，我就是找遍湘乡，也要把他揪回来！”

“你不要去！”爷爷喊住了父亲。

人们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担心老爷子会暴跳如雷而耗尽最后一口气。老爷子却克制着剧烈起伏的胸口，把双手舒舒服服地交叉在胸前，脸上十分安详。在最后一刻，爷爷突然宣布：

“不要去找啦。他是个心存大志的孩子，要走，绝不是十里八里，你是找不到的……”

老头子不再讲了。他的眼睛大睁着，几滴浑浊的泪珠涌了出来，顺着脸庞缓缓往下淌。他把手从身旁抽出来，悄悄地放在床沿上。他脸上的血色很快消失了，霎时变得愈来愈苍白。

他的手又往前伸了一寸。

靠着床沿的龙头拐杖碰倒了，咣当一声，“龙嘴”里那颗圆珠吐了出来。

## 传奇的爷爷和侠女继祖母

俗话说：知子莫如父。然而在陈家屋场，最了解少年陈赓心思的，不是父亲，而是爷爷。人们都说这叫隔代相传。

陈赓出生以后，到了满月，陈绍纯把亲戚朋友和村里人叫到客堂，杀了一头猪，煮了一锅红皮鸡蛋，摆了一些土酒和菜肴，当然，还有湖南人少不得的辣椒、辣酱，热闹了一番。大家纷纷祝愿新生的孩子健康、长寿和幸运。

正在热闹头上，听得陈家大院门口孩子们跑着喊着：“老将军回来了！老将军回来了！”

一顶四抬大轿轻轻落地。轿帘一挑，下来一位威风凛凛的老汉。有个轿夫想过来搀扶，老人一扬手，拨开他，拔出嘴里的旱烟杆，声若洪钟：“我的孙子在哪里？我的孙子在哪里？”

这位湘军大人有五六十岁的年纪，一脸大胡子，浓黑的眉毛根根刺起，目光锋利。他身材魁梧，穿着一身湘军礼服，头戴朝冠，亮晶晶的宝石顶子，声势显赫。

他，就是陈赓的爷爷，在湘军里当师长的陈益怀。陈益怀是官名，他原名陈翼琼，字仑西，号培芝，生于1846年。

屋里人闻声出来，簇拥着老汉进去。老汉一坐下来，便微微发喘。他右手一张，像是和人们要什么东西。父亲端来了茶，老汉眼皮都不抬一抬。母亲是很懂事的，急忙回屋把正在酣睡的福哥抱来，放在老汉怀里。老汉抹了一把胡子，露出嘴唇，在孙子的屁股蛋上啣地亲了一下，哈哈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线：“我这孙子尿都是香的！”

他忽然想起什么，拿起一根筷子，在酒坛里蘸了一滴酒，往孩子鲜嫩的嘴皮上一抹，孩子便哇哇大哭起来。

爷爷笑得更起劲了，一拍大腿：“哭得响！哭得响！这小子会比我  
有出息！我听我爹说，我满月的时候，他往我嘴里塞了颗辣椒，我硬  
是没哭出声来……”

爷爷大约想到什么伤心事，沉默起来，只是盯着孙子的小脸看。他  
当年矢志尽忠朝廷，但是近来常常被派去镇压农民起义，遭到万民痛  
恨。又见朝廷无能，清军腐败，外患内忧交迫，实在不想干下去了。他  
对着听不懂也不会说话的孙子极认真地说：“孙子呵，快快长吧。等爷  
爷告老还乡，一定把你这个小马驹，调教成一匹腾云驾雾的千里马！”

又过了五六年，爷爷辞去官职，回到家乡，福哥也长成二尺多高、  
顽皮好动的孩子，爷爷成了他最好的伙伴，不是跟着爷爷去练功，就  
是缠着爷爷问东问西。他抱住爷爷的脖子，爬上他的膝盖，脸腮对着  
脸腮，高兴地喊：“爷爷，你眼里有个人！”

“是啊，里面有个淘气包！”老人拄着胡子，乐得前仰后合。

傍晚，二都柳树铺轮廓变得模糊起来，只有背衬着西天余晖的锯  
齿形小山顶上，还能看到松树和竹子郁郁葱葱。祖孙二人来到泉坝旁  
边一块空地，孙子跟着爷爷一招一式练起武来。

正练着，一阵马蹄声从远而近。祖孙俩一齐扭头去看。

沿着狭长谷地，一匹枣红马飞快地奔驰，腾起一片黄色烟尘。乱  
纷纷的鬃毛迎风飞舞，不一会儿便来到跟前。

从马背上下来的是个中年妇女。她的脸是饱经风霜的，额发是湿  
的，颊上满是灰尘。她的穿戴也很奇特：黑衣黑裤，袖口裤管都紧紧  
扎着，身后一块红色霞帔，软底靴套着裤腿，十分精悍。远远一看，  
不像个女的。

她看见了爷爷，就整一整汗湿的头发，翻身下马。福哥扑过去，  
亲热地喊着：“二奶奶！”

她不是福哥的亲奶奶。亲奶奶死后，过了几年，爷爷又和一个在  
自己部队当过兵的重庆籍女子结了婚。这个继祖母本姓熊，嫁后按当  
地习俗改姓刘。她没生过儿女，但对儿孙视若亲生，孩子们对她也很  
尊重、敬爱。她原是爷爷军中一个骑士，性格豪爽，武功精良，人称

“侠女”。她跟着爷爷来到陈家，成了孩子们的武术教练。

她轻轻一举，便把福哥放在马鞍上，说道：“抓紧缰绳！”

福哥骑在马上，喜不自胜，不由得腿肚子一夹，马便奔跑起来。它时而竖起前身，时而左右摇晃，或者把头扎入前腿间，可把福哥吓坏了。他先是脸红了一阵，心口怦怦乱跳。但他牢牢抓住缰绳，像猴子一样，紧贴在马背上。桀骜的枣红马不知是累了，还是驯服了，跑了几圈之后，放慢了步子。福哥高兴地直起身子。

“好样的！”爷爷笑眯了眼，“长大能降服千军万马！”

“福哥，下来吧，该练跟斗了！”二奶奶把马拉住。它的鼻孔张得老大，打着响鼻。当二奶奶靠近它时，虽然又惊跳了一下，但很快和顺地垂下头。二奶奶把福哥抱下来。

二奶奶从马鞍子抽出一根柳木棍子，喊着：“福哥，来！”福哥按着二奶奶喊出的口令，在平地上打着巴子。二奶奶不时把木棍伸到福哥腰杆下，顺势托着。福哥便一个跟斗接着一个跟斗，风车似的骨碌碌转……

庶康长大以后，进了湘乡一带有名的东山学堂。毛泽东也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庶康生性活泼，聪明伶俐。他除继承了长辈们勤劳俭朴的品格外，还爱吹拉弹唱，更着迷于祖父的征战生涯。他常常依偎在祖父的身旁，抚摸着 he 累累伤痕，每一个伤疤都有一个征战故事。

湘江一带是将帅丛生之地，湘军头目曾国藩即是湘乡人士，更有黄兴、蔡锷诸将；这里也不乏维新之人，诸如梁启超、谭嗣同等。于是，在庶康幼小的心灵里，耸起两座高山：一座是爷爷，另一座是黄兴。他们是他心中的英雄豪杰。爷爷给了他尚武精神，黄兴则使他有忧国忧民的朦胧意识。

他常常做着当大将军的梦，幻想着像黄兴那样，骑着高头大马冲出去。

然而支持他的爷爷，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有一天终于倒下了。他神气昏沉，气息微细，咳嗽一阵，喉咙里的痰便堵得他面皮发紫。庶康连忙过去用两个拳头在他背后捶，听到爷爷急促地呼吸着说：“咱

家世代代喝龙泉水……我也是盼孙成龙……快出去习武从军打天下吧……”

“爷爷，我懂。”

爷爷渐渐安静下来，脸上似乎露出了微笑。

母亲忙着在灶膛熬粥，熬好后，由二奶奶端着小碗粥，坐在爷爷身边，用小勺一小口一小口地喂着。爷爷喝不了两口，就得歇一歇。庶康也在屋里忙来忙去。父亲忽然拍拍他的肩膀，叫他跟自己到横堂屋去。

庶康又闻到父亲身上那股难闻的旱烟味儿。父亲拧了一锅烟，叼在嘴边，脸上比平日和气得多。他指指八仙桌上摊开的一个包袱，说：“我从集上给你买了件羊皮袍子，天凉了，你穿上试试。”

庶康望了一眼包袱，没动弹。他猜想父亲不会因一件皮袍子在这里久坐，一定会有更重要的事。

“我跟你说件事。”果然，父亲开口了，“你不小了，该成家了……”庶康默默地听着。

“庶康，我要告诉你，我给你订了一门亲。女方是……”

庶康的脑袋轰的一下。父亲突然宣布的消息，像是抛过来一个巨大的绳套，把他的胸部和手脚捆得死死的，胸口就像要炸裂了。他猛地挺直身子，站起来。一阵狂风把门板吹开了，咣的一声撞在门墙上。

“爹，我才13！”

“13有什么关系？”父亲磕磕烟锅说，“我12你爷爷就给我成了亲，现在不是很好吗？”他盯着儿子那涨得通红的脸，声音高起来。“我已托人做了媒，过了年就娶进家。我忘了告诉你，那家女子也姓陈，叫碧君，住在十里外城前乡。家里有田二百多亩，鱼塘一口，和咱家是门当户对……”

庶康耳边只有咣咣作响的门板声，哪里听得清父亲唠叨什么。直到父亲把烟荷包卷到烟杆上，说声“这门亲就这么订下了”，他才猛醒过来，浑身的血液从脚底，通过两膝到胸口，一直流向双颊，直冲脑门。他额头和鼻梁上都沁出了小汗珠。

“爹，皇帝都打倒了，你怎么还这么封建！”

“这又不是咱们一家的规矩。方圆百里你去打听打听，谁家的伢子不是十二三岁娶亲，祖传的规矩破不得！”

母亲跑进来，朝丈夫白眼睛：“你不会好好跟他说，动不动就举烟袋杆……”她又转过身来，把皮袍子披在庶康身上，说道：“孩子，听话。这也不是你爹一个人的主意。乡里先生说了，你爷爷病得不轻，要你娶亲才能‘冲喜’。平日你爷爷最疼你，你也最听你爷爷的话。你要孝顺，就该把那女子娶过来。”

庶康说：“妈，你不知道……”

“庶康，我求求你，你们别再这样吵了，人家会笑话的！再说家里也该有个儿媳妇，我整日操劳，实在应付不了……”母亲说着说着流泪了。她抽泣着，替庶康扣上袍子上的扣。

父亲的咆哮威逼，母亲的含泪劝说，大树一样的祖父倒下了，听不见龙头拐杖笃地的响声，听不见解救他的咳嗽声……支持他的只有自己。就在父母张罗婚事的时候，庶康脑子里正构思着一个大胆计划：他要逃走……

娶亲的那天，庶康咬着牙执行着自己的计划，他先躲了起来，等天快擦黑的时候，就沿着一条山路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听到对面有人踩着泥泞走过来，他仔细一认，认出是家里的放牛娃卢冬生。

冬生央求道：“我和你一道走！”

庶康停下，抹了把眼泪：“冬生，你先回去，以后给我爷坟上多添几锹土。过两年，等我当了大官就回来接你，你当我的副官。”

冬生默然地点了点头，把带来的皮袍子交给庶康。庶康一把搂住冬生，刚刚止住的眼泪又像断线的珍珠一样落下。两个小伙伴在黑夜里互相抱住低声抽泣……

## 陈家牧童后来也当上八路军旅长

陈赓与卢冬生虽然是主仆关系，却亲如兄弟。

卢冬生，曾用名宋明，湖南省湘潭县史家坳人，1907年出生于佃

农家庭，后来到陈赓家当放牛娃。冬生从比他大五岁的陈赓身上，懂得了有志少年应该走的路。陈赓离家的第二年，他也离开了陈家，到湘潭一家工厂当学徒工。在那里经历了八年多牛马不如的困苦生活。1925年农历正月，卢冬生效法陈赓的行动，悄悄地跑到了衡阳，投入唐生智的湘军第四师当了兵。这支部队在第二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后来卢冬生跟随部队到达武汉，又见到了被派到唐生智特务营来当营长的陈赓。俩人久别重逢，分外高兴。陈赓设法把卢冬生调到特务营来，留在营部当副官。从此成为在同一条战壕里生死与共、并肩杀敌的战友。

1927年8月卢冬生与陈赓一道参加南昌起义，随陈赓负责政治保卫工作，保证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和新秩序的建立。后在起义部队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当陈赓的副官，随军南下广东，曾参加会昌等战斗。起义军在潮（安）汕（头）地区作战失利，部队仓促撤出汕头，卢冬生照护着腿部负伤的陈赓，同部队失去了联系。之后他们历经艰险，从汕头到香港，又辗转转到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同年12月，卢冬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党中央考虑卢冬生机智勇敢，又熟悉两湖情况，便派他护送周逸群、贺龙等到湘西北组织革命武装。同年3月参加桑植起义。不久担任交通员，负责与中共中央的联络。1929年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司令部任手枪连连长。1930年起任红二军团营长，红三军第七师二十团团长，湘鄂西独立师政治委员、师长，率部参加创建和保卫湘鄂西苏区的斗争。1932年秋，在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和红军主力已转移的困难情况下，率少数兵力在湖北荆门、远安一带独立坚持游击斗争。1933年春率部与主力会合后，任红三军教导团团长，不久任第七师师长。1934年10月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后率部参加开辟黔东、湘鄂川黔苏区和长征。长征途中，率部或作前锋，或当后卫，时而攻坚，时而阻击，屡担重任，屡建奇功。抗日战争初期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未到职，陈赓时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旋调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被派到苏联入伏龙芝军



事学院学习。1942年到驻苏联远东地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工作。

1945年9月卢冬生回国，帮助陈云工作，负责与苏联红军联络的事务。12月14日任松江军区司令员。不幸的是，当晚他因事乘马车外出，又没有穿苏军军装，结果路遇一个苏军士兵（一说是喝醉了酒）持枪拦车抢劫。卢冬生立即以熟练的俄语质问这个苏军士兵是哪个部队的，苏联士兵顿时慌了并逃到一边。可是当卢冬生乘车又上路时，这个坏家伙怕被告发，在后面开了枪。卢冬生因此而殉职，时年37岁。

## 妹夫竟是后来的大将谭政

陈赓让冬生将自己的投军计划告诉的另一个人，就是他妹妹陈秋葵。因为妹妹有个“情郎”叫谭世名，也是个有志青年。而这个谭世名不是别人，正是日后威震四方的大将谭政。

1916年秋天，10岁的谭世名第一次走出偏僻的湘乡楠竹山村。谭世名的父亲谭润区本是个乡间绅士，又是主持谭氏家族祠堂的族长，受过正宗的儒家教育，还曾经教过私塾，所以对眼下的废读经科、兴小学堂很是不满。他怕儿子学坏，于是多方打探，东奔西跑，终于得知二都柳树铺还有个没有被查禁的私塾。他决心把长子世名送往二都柳树铺的私塾，让他学好孔孟之道。

谭家与陈家乃是至交，谭润区知道这家老太爷陈益怀是个传奇人物。现在他与老人的儿子陈绍纯也关系甚密。陈家长孙庶康还是他介绍，在谭家祠堂蒙馆读过几日私塾呢。如今，儿子来二都柳树铺读私塾，他打算让儿子寄住在陈家，自己也放心。一阵攀谈过后，谭润区谈起了长子世名上私塾的事。陈益怀老人一听，立即一口应承下来：“成啊！世名的祖父不在了，他孙子念书的事我还能不管？”“绍纯，”他转头告诉儿子，“既然润区舍得把世名送来念书，就收下他吧！”陈绍纯点头称是，并说：“润区兄，请放心，我会把世名当亲生儿子对待的。”于是，谭润区将儿子谭世名留在二都柳树铺，回家去了。

陈家人丁兴旺，秋葵兄弟姐妹一大群。谭世名很快融入陈家那充